



【学界名家】

钱理群的学问与脾气

□温儒敏

钱理群的学术起步是周作人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读研究生那时，还没有什么学分制，课也很少，就是自己读书，有时有个讨论会，由某个同学主讲一个题目，大家讨论，导师王瑶做总结，点拨一下。记得当时老钱讲的就是周作人。老钱看过周作人很多材料，讲得很投入，有理有据，我们都很佩服。后来做毕业论文，老钱就选了研究周作人的题目，是采用和鲁迅“道路”比较的方法。不过答辩时却引起激烈的争论，林志浩先生等答辩委员认为论文对周作人的评价过高，基本立论站不住，弄得导师王瑶也有些坐不住了。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文坛忙于为“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周作人虽然是“死老虎”了，但曾经附逆，非常复杂，学界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小心”的。那时的答辩比较认真，好在论文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最后通过了，评价还比较高。论文很快就修改发表了，这就是《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老钱的奠基之作。

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老钱都处于学术的兴奋期，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包括他和我及吴福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是这个兴奋期的产品。老钱最倾心的仍然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他一发不可收，持续写了专著《周作人论》、《周作人传》，还有其他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论文。

像周作人研究这样的题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有些忌讳，却又是先锋的、时髦的，是思想解放大潮催生了这类课题，学界内外对这类研究会格外关注。

老钱选择研究周作人去敲响学术的大门，也不只是因为“先锋”，这种选择背后可能有老钱本人的经历、心态在起作用。

老钱是志向很高的人，却历经坎坷，始终有些怀才不遇。1956年他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后随新闻专业转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是从人大毕业的。当时大学毕业生

全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老钱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文化机构，不料遇上精简，不进入，便被再分配到偏远的贵州，而且一竿子到底，去了安顺的一间卫校教语文。可以想象，这位名校毕业的世家子弟一踏进社会，就如此不顺，是多么无奈而寂寞。“文革”爆发之初，老钱也曾参与造反，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很激进，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好，又被边缘化，甚至受批判，吃了不少苦。他在困扰中拼命读鲁迅，鲁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从北京到安顺的这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大概就是给老钱后来的学术垫底的。

1978年，老钱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那时他已经过了40岁（据说他当时少报了一岁，因为过了40岁就不能报考了），是个“老童生”了。老钱的鲁迅读得多，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他的考研成绩名列前茅，当时还作为事例上了《光明日报》的报道。老钱甚得导师王瑶的赏识，王先生那时正在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就让老钱当助手，帮着整理材料和参与写作。老钱原来是准备继续研究鲁迅的，他选择研究周作人这个题目，也与鲁迅的研究有关。老钱感兴趣的是周氏兄弟为何“道路不同”，是否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上做点文章，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题目。老钱出身大家庭，家庭成员的各种政治走向复杂，兄弟姐妹往往“道路”不同，命运也迥异。对于“道路”选择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命运感，可能就导致老钱对研究周氏兄弟“道路”差异特别感兴趣。

老钱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性情中文，却也是时代的产物。他要通过周作人研究重新发现“自我”，同时也发现“五四”的价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四”是很神圣的标杆，不光是老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样的梦想——返回“五四”，以为返回“五四”就可以重建被搅乱了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开放、民主和健康的

未来。老钱并未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他同样是无条件地崇拜“五四”，选择鲁迅与周作人的“道路”比较，也正是为了发掘“五四”思想资源。在老钱看来，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站到了“五四”的时代高度，其所主张的个人独立自由以及适度远离时代潮流中心，都可以成为当今的“思想资源”。老钱格外看重“五四”时期的周作人，认为周作人要比一般“五四”先驱者更有思想，也更了解中西文化，因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更大。这些观点都是有根据的。老钱在这一点上建立了他的学术自信。

但老钱显然也碰到了难题，他不能回避周作人后来“落水”的事实，为解决这个难点，他想通过周氏兄弟“道路”之比较，去观察二人思想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很多时代性的大问题，老钱都力图从知识分子（主要是文人）思想选择的层面给予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有些大而化之，仍未能深入到性格、心理等更深的层面，也可能夸大了文人这一特殊阶层的“代表性”，但老钱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地满足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对现代文学提出的问题。

生活中的老钱很厌恶政治，一谈到官场就要皱眉头的，但他一刻也未能脱离政治，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其实是热衷的。在朋友聚会时，指点江山，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是他的一种爱好。记得有一回在香山聚会，晚间散步，有同学开玩笑问老钱，老兄这样多的批评与政见，就不知做件事有多难，让你去当个县长、镇长什么的，你能做成一两件实事吗？老钱说这个我可干不了。虽是玩笑，但这样的要求对老钱未免苛刻。老钱其实就是一介文人，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很清晰，就是当自由的思想者和现实的批判者。他的思维深处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积淀，相信历史的规律，也相信有某种完善的制度，他致力于思想界的批判，始终怀有社会改革的理想。

老钱深受鲁迅影响，他欣赏鲁迅的“反骨”，学

习鲁迅的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并不心存鲁迅那样的哲人式的悲观与“绝望”，老钱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对于“不合作”的反抗还是抱有天真的梦想的。老钱很真实，坦诚，也有些峻急、易怒，这也影响到他的文风。读他的文章不能隔岸观火，你很难找到中庸平和、四平八稳的气息，他喜欢用诸如“拷问”、“逼视”、“还债”等情绪化的字眼，他不断从历史描述中延伸出严峻的问题，让读者引火烧身、感同身受。

老钱永远那样热情、投入、异端、叛逆，年近八旬，还蓬勃有生气。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吃顿饭都可能在想问题，老是催促自己“赶紧做”，写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据说他每天醒得早，躺在床上构思一天要写的文章，一起床就笔耕不止，每天都能写上几千字。他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我阅读他的书的速度（其实很多还来不及看）赶不上他出书的速度。老钱很喜欢当老师。他讲课非常投入，激情飞扬，有自己的心得，又常常来点煽情，大冬天都会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很欣赏他，选他当“北大十佳教师”。退休之后，老钱仍然喜欢和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联络。众多年轻人来信来访，他不厌其烦地接待。他成了年轻人的偶像，拥有众多的“粉丝”。老钱也谨慎地发现如今的青年过于势利，他说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被当作名言到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老钱继续和青年密切交往，老钱一如既往地当“青年导师”，总是寄希望于未来。

我知道老钱不太上网，这对他可能是一种幸运，他可以过滤许多嘈杂的声音，包括对他的批评。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沉迷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一个健全的社会总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容许有批判的角色存在。在我们有些沉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有老钱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批判的角色，有些听起来不那么和谐的声音，未见得是坏事。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泰山因雄峙于平原，主峰与周围山脉高差巨大，对比强烈，故更显高峻；又因历代帝王多登山封禅祭祀，以谢天帝“授命”之恩，使其神圣无比，以致势压众山，号称“五岳独尊”。多年来，我乘火车往返于南、北二京数十次，皆只从车窗远望其雄姿。丙申之春，我终于携妻入山，一享登顶之乐。

玉皇庙位于泰山之极顶，大殿内供有玉皇大帝铜像，殿前立有极顶石，石上有“泰山极顶——1545米”字样。四周有观景台，我于台上极目而望，但见云天高远，众山皆小，令我不禁想起杜工部《望岳》一诗。我写作之余，兼习书法，此诗已书写多遍，虽然未登泰山，却也可以大致想象出诗中状写之情景。今日登临极顶，方另有所感：

《望岳》为杜甫二十四岁时所作，千古绝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青年杜甫以诗言志。他的远大志向，在其诗中多有表露，表现政治抱负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表现其文学创作的雄心有“气劘屈（原）贾（谊）垒，目短曹（植）刘（桢）墙”。登泰山只是一时之举，他的胸中就有一座泰山。他为“凌绝顶”的理想而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终于达到俯视一切，“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我又由杜诗想到孟子所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其实孔子不登泰山依然可以“小天下”，因为他胸中也有一座泰山。

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泰山只是暂时垫高了他们的脚跟。他们于“一览众山小”之后回到平地，仍然“四顾山皆高”，有的为生存而竭力，有的为夺利而血拼，有的为争权而费神。环顾周围，一个小小处长乃至科长，都是一座“泰山”。泰山可登，而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泰山”则耸立于前，难以逾越。有的甚至如五行山，压得你不遇唐僧出手解救，休想出头翻身。至于更大的官，简直就是昆仑山与珠穆朗玛峰了。既如此，一些人也就不难见官员而屈膝，遇大款而弯腰，为求赏赐，不惜自贬人格，一脸媚笑，满口谰辞。

桑榆以为，作为普通人，胸中也要有一座泰山。普通人胸中有泰山，当然不是要像杜甫那样成为千古诗圣，也不是要像孔子那样成为万世师表，而是要有一种“凌绝顶”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就不会再“四顾山皆高”；有了这种境界，就可以挺直脊梁做人；有了这种境界，就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惧艰难险阻，奋勇攀登。或问：我等凡夫俗子，胸中何以能有一座泰山？答曰：读书也，养气也，自尊自强也；名利，虽我之所欲，但不走歪门邪道，求诸己而不乞怜于人也。能如此，自可观高官富豪者流，如凌绝顶而览众山，不仅可以笑看其行状，而且可以洞察其本质。虽为草民，也可藐视权贵，笑傲江湖。

若为作家，胸中更要有一座泰山。以“凌绝顶”的高度俯瞰尘世，方可俯瞰历史、审视当代，将万事万物纳于眼底，任我品评。笔锋所及，帝王与囚徒、富豪与乞丐，皆一视同仁，当褒则褒，当贬则贬，不因人贵而隐其恶，不因人贱而掩其美。反之，大至帝王将相，小至一方之长，环顾皆山，山山压顶，下笔为文，涉及这些山一般人物，必战战兢兢、瞻前顾后，气短手软，难以秉笔直书。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胸中要有一座泰山

□梅桑榆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美编：牛长婧